

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稳定粮食面积政策，多年“双改单”后，双季稻种植又迎春天

# 种双季稻！南方一些稻田20年来头一回

去年国家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恢复双季稻后，各水稻大省不惜投入人力物力，遏制了双季稻面积连续下降的势头

今年的推进力度只增不减，双季早稻、晚稻最低收购价每百斤涨1元钱，“南方双季稻2020年扩种的面积不能减少”

为确保任务完成，湖南省逐级分解下达种植面积任务，最终落实到户。有的地方甚至拿出了多年前的粮食生产“一票否决”考核制度

本报记者周楠、崔俊杰

从今年年后上班第一天起，周长城基本上就干了一件事——确保全镇完成今年的双季稻任务。

“进村问情况，入户讲政策，下田搞服务，多方努力，让老百姓把双季稻种起来。”听起来像套话，但这位湖南省汨罗市罗城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，已经连续6个周末没有休假，经常晚上八九点还在村里。

清明谷雨两相连，浸种耕田莫拖延。眼下，我国南方正迎来热火朝天的春耕，如果要为之选择一个特别的关键词，“双季稻”无疑最符合。

在去年疫情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出现变局、我国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恢复双季稻后，连续多年保持减少趋势的双季稻突然迎来了“春天”。各水稻大省随后不惜投入人力物力，遏制了双季稻面积连续下降的势头，湖南等地去年的双季稻面积甚至增长了近1/8，成效非常显著。

近期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双季稻第一大省湖南的多个产粮大县了解到，对双季稻的推进力度今年只增不减，不过也有多位农民反映不愿种双季稻。

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，着眼于长远的粮食安全战略，要让农民重拾双季稻种植信心，必须结合背后的成因对症下药，通过继续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、优化农业生产经营链条、加快三产融合、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等，保证“种粮不吃亏，种粮有收益”。

## 双季稻面积一度跌至40年来最低

华容县万庾镇位于洞庭湖区腹地，是有名的“鱼米之乡”。“庾”字如今不常见，它在古代既是容量单位，又指露天谷仓。这里曾建有积谷10万担的大粮仓，因此得名万庾。

春分过后，万庾镇月形村64岁的老农周玉华准备耕田。他说自打记事起，当地普遍种双季稻，但前些年，双季稻面积开始减少，一季稻逐渐受到欢迎。

“华容县水土条件好，老百姓喜欢种双季稻，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双季稻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，尤其是2015年后，受粮价下跌、小龙虾价格上涨等影响，每年至少有万亩双季稻被改为‘稻虾共作’的一季稻。”华容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建军介绍。

“相比其他地区早已普遍出现的‘双改单’，华容县的情况还算好。”湖南省农业农村



在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沅江现代农业技术研发基地，工作人员演示插秧机操作（3月2日摄）。

本报记者陈思汗摄

厅种植业管理处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

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之一，而双季稻面积又占水稻面积的近1/3，是口粮的重要来源。

双季稻，指的是先种早稻、收割以后栽晚稻的双季连作方式，也就是同一块稻田一年中种植和收获两季水稻，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。它能充分利用南方地区的温度、阳光、水等资源，让一季变两季，为增加粮食产量做出重要贡献。

因为双季早稻“出饭率”高，含水量低，耐储存，双季晚稻品质、口感好，双季稻一度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但自上世纪80年代双季稻产量达到巅峰后，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，对早稻的需求持续下降，导致效益下跌，越来越多双季稻被改种一季稻。尽管中途一度因政府重视出现过反弹，但总体上我国双季稻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。

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巡视员、高级经济师石少龙认为，双季稻产量下降，早稻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。1989年全国早稻种植面积936.5万公顷，2019年仅为445万公顷，跌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，而产量则从1984年的5330.5万吨的历史最高点，减为2019年的2626.5万吨，减幅一半略多。

双季稻减少的成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效益不好、成本上升无疑是核心因素。

石少龙说，早稻米虽然“出饭率”相对高，过去一度在厂矿、学校食堂受欢迎，但吃起来比较糙，口感不好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人们由求“饱”变成求“好”，口感不好的早稻米逐渐远离百姓餐桌，市场行情也逐步变差。加上双季早稻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长期弱于其他稻谷品种，导致整体效益不佳。

与一季稻相比，双季稻遭受自然灾害风险

较高。吴建军介绍，早稻一般在3月中旬至4月（不同纬度地区的时间会有差别），要经历浸种、催芽、育苗、移栽大田等，这个阶段容易受“倒春寒”影响，出现烂秧死苗，影响后期产量。如果没有经过育秧，而是直接在田里撒播种子，受灾会更重；早稻收割时又处于南方主汛期，持续降雨寡照会影响收割晾晒，出现烂谷；晚稻在孕穗抽穗、灌浆结实期容易遭遇“寒露风”，直接影响产量。相比之下，一季稻受上述灾害影响的概率要低不少，产量和品质也更容易得到保证。

近年来，化肥、农药、土地流转、用工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各项成本上涨，很大程度上也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各种种粮补贴带来的实惠，挤压了种粮获利的空间。

种粮比较效益本身就偏低，对于双季稻来说，除了土地流转费外，其他各项投入要双倍，但由于生产季节、风险灾害、生产技术等原因，其产出很难实现双倍，如遇灾年，效益甚至不如一季稻，挫伤了农民积极性，只好改种一季稻，甚至抛荒。

双季稻也需要付出更大劳动强度。湘阴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汪大明说，早稻播种时，正是春寒料峭的早春，气温较低，而在收获时，则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7月，劳动条件比较艰苦。更累的是，抢收早稻后，马上要抢种晚稻，也就是“双抢”。

过去，南方农村说“吃得‘双抢’苦，何事不可为”，“双抢”之苦可见一斑。在一些欠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以“老人种田”为主的水稻产区，没办法再种双季稻。

此外，前些年稻谷储备压力大，临储早稻的出库一度困难，也对早稻的市场行情带来直接影响。种种因素影响下，农民减少投

入，控制风险，放弃单位收益低的早稻，“双改单”成为必然选择。

## 一些田20年来头一次种双季稻

客观上，“双改单”有效增加了品质更好、单产更高的水稻供给，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粮食安全的进一步强调，遏制双季稻下滑趋势也受到更多关注。另一方面，经过多年改良，早稻的食用品质得到了提升，同时，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和饲料行业的发展，对早稻的需求也在增长。

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，一些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粮食出口，造成国际粮价上涨。尽管我国水稻库存前些年屡创新高，口粮绝对安全有保障，但要做到始终坚持立足国内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，双季稻恢复的进程也必然会被加快。“双改单”现象到了需要刹车的地步。”石少龙认为。

2020年2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。半个多月后，3月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，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，确保口粮绝对安全，必须稳住稻谷生产，尤其是双季稻面积不能再继续下滑。

在去年春播大面积展开前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农业农村部及时将2020年粮食生产目标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，把稳定粮食面积作为约束性指标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全年粮食面积的稳定。多位业内人士评价，“这是多年少有的”。

为了鼓励农民恢复种植双季稻，从中央到地方去年年初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。包括提高双季早晚稻的最低收购价、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整合项目资金36.7亿元支持主产区恢复双季稻，江西、湖南等地均额外安排资金支持早稻生产。

尽管去年南方水稻产区遇到了自然灾害，但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努力，还是取得了明显成绩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早稻生产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46亿斤，比2019年增长3.9%，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的态势。2020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26万亩，比2019年增长6.8%。10个早稻生产省（区）中有7个播种面积增加，其中，湖南、江西增加最多，分别增长12%和11.1%。记者去年在南方水稻产区采访春耕时，发现一些田20年来头一次种双季稻。

今年的力度只增不减，双季早稻、晚稻最低收购价每百斤涨1元钱。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稳口粮，确保口粮绝对安全，南方双季稻2020年扩种的面积不能减少，同时要提高单产”。

记者在湖南采访时，了解到这个省提出今年早稻目标任务不低于1800万亩。各产粮大县拿出“真金白银”，扩大补贴范围，增加补贴额度，激励农民种植双季稻。

湘阴县副县长胡锦平说，湘阴本来是一个财政穷县，县级财政去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激励粮食生产，今年这笔钱增加到5000万元。“约占县级财政可用财力的10%，用来鼓励集中育秧、大棚建设、发展大户、代耕代种等。”

华容县万庾镇近期建设了两个1万平方米的育秧大棚。现场负责人王必华说，育秧大棚原本没有纳入财政补贴范围，去年鼓励双季稻生产，县里将此纳入补贴范围，每平方米补贴50元，相当于建设成本的1/3。

通过抓早稻集中育秧促进双季稻生产，也是湖南各地在重点抓的春耕工作。早稻育秧成本较高、受灾风险较大，也导致部分粮农不愿种早稻。湖南提出推动为小农户提供350万亩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社会化服务，力争全省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。

沅江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刘正云说，沅江有7.2万亩早稻实行集中育秧，财政补贴每亩180元，委托专业人士在温室大棚育秧，提高秧苗成活率，并降低农户育秧成本，进而提升其种粮积极性。

考虑到部分农户缺劳动力，各地还组织、奖补种粮大户帮小农户代耕代种。湘阴县鹤龙湖镇种粮大户汤井阳说，他所在的种植合作社准备种750亩早稻，同时帮乡邻代耕代种800多亩。“政府找到我们，每亩补贴240元，由我们来育秧、耕地、插秧，这些活完成后，再由农户接手管理。”

为了确保任务完成，湖南从省、市、县、乡镇一直到村，一级一级把粮食面积目标任务分解下达，最终落实到户。一位县长告诉记者，“为了完成任务，有的地方拿出了多年前的粮食生产‘一票否决’考核制度。”

据了解，湖南省一级规定，凡出现集中连片抛荒5亩以上的县市区，在粮食安全考核中取消评先评优资格；有的市规定，连片抛荒3亩以上的乡镇，乡镇长就地免职，乡镇党委书记一并追责；有的县规定，双季稻目标任务没有完成的单位，当年乡村振兴考评零分。

“我们全身心扑在这上面，不敢有丝毫疏忽。”一位镇长告诉记者。

# 让农民愿种双季稻，政策和办法要更“贴民心”

记者在春耕期间深入湖南多个产粮大县调研，发现不少农民反映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不高，双季稻面积的稳定和增长面临一系列困难。

核心问题还是老问题——双季稻效益难以保障。华容县章华镇横堤村的种粮大户彭德球说，一季稻单产更高，品质更好，即使不受灾的话，双季稻比一季稻也就多两三百元收益。他说：“双季稻或多或少都会受灾，这两三百元还很难保证。”

今年还出现了新难题，比如农资、用工、社会化服务等各项成本继续上涨。受原材料涨价、物流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农膜、秧盘、柴油、农机服务、人工均明显涨价，抬高了今年的种粮成本，挤压了本就不高的种粮收益，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带来直接影响。虽然今年早籼稻的托市价每100斤提高了1元钱，但相当部分被物价上涨所抵消，因此，提价后农户实际所得收益仍较有限。益阳市赫山区的“全国种粮标兵”刘进良告诉记者，按目前的行情估算，每亩种粮成本增加大几十元。

去年双季稻受灾普遍较重，也导致不少农民今年不愿意再种。去年夏天，湖南粮食主产区

普遍持续阴雨，局地出现洪灾，早稻收割被耽误，产量和品质下降。晚稻生产因此推迟，又遭遇了提前到来、程度较重的“寒露风”灾害天气，产量和品质也下降。不少农户反映去年积极种植双季稻，结果年成不好损失较大，今年就不敢再种双季稻。

洞庭湖平原一位农户刘光武前年种了21亩双季稻，去年扩大到57亩，今年准备只种10亩。“去年忙了一年，最后还等于贴了钱，今年不敢种了。”

农业保险托底效果仍然有限。国家一再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定损、赔付仍存在问题，导致粮农得到的赔付有限，尤其是小农户难以得到应有赔付。

“去年的自然灾害有偶然性，但客观上毕竟造成了损失，加上双季稻本身效益欠佳，导致不少粮农去年受损，所以今年再入局做工作的难度大了很多。”一位县长告诉记者。

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巡视员、高级经济师石少龙说，种什么粮、种多少，涉及政府组织、市场调节、粮农自觉，光靠政府是不够的。10多年前，某省试图将1100万亩一季稻

田中的500万亩传统双季稻区，恢复为双季稻种植，但效果不理想。

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程国强认为，粮食不是一般商品，不能光算经济账、不算政治账，光算眼前账、不算长远账，但在种植环节，必须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

“这个担子太重了，除了行政推动，还要多方努力，核心还是要围绕农民利益，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，也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，调控手段要进一步创新，要更加细化、多元化，让农民种粮不吃亏，种粮有收益。”

多位专家、干部、群众建议，必须要立足长远，从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经营链条、完善农业政策补贴体系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发力，让种粮主体的利益得到保证，真正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，才能确保双季稻的稳定和增长。

一是继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种植，以大户带动双季稻生产。汨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盛名说，小农户种植效益低，种植双季稻普遍意愿不强，各个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

重点都是围绕种植大户想办法，要么村组出面，把土地流转给大户种植，要么请大户代耕代种。“加快土地流转，对种粮大户给予贷款、项目、技术等支持和优惠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，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，是解决双季稻种植难题的办法之一。”

二是要推动小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组织，保证粮农利益最大化。多地粮农普遍反映，虽然去年7月开始，稻谷价格持续上涨，但由于小农户没有烘干、储存设施，加上去年夏收时持续阴雨天气，许多小农户只好在收割现场把稻谷卖掉，后期涨价的效益全被粮食经纪人、加工企业“吸收”。

多名农业干部建议，在小农户仍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，政府要加快以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小农户”“大户+小农户”“合作社+小农户”等方式，引导发展土地托管、联耕联种、代耕代种等农业生产模式，促进多模式发展，吸纳带动小农户实现大生产，让小农户有更大的应对自然灾害风险、市场风险的能力，以及与市场信息对接的能力，确保自身利益。

三是要继续推动地方粮食深加工龙头企业

的发展，培育粮食产业化经营体系，形成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一体化，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户利益。湘阴县副县长胡锦平认为，缺少深加工龙头企业，规模效益、品牌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小，直接导致地方粮农只能卖原粮，地方的粮食产业附加值整体偏低。

四是政策补贴要更有针对性，可以继续加大力度。多地农业干部反映，当前对双季稻的激励，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持力度都有加大，地方配套力度也比较大，但相对于双季稻面积的高要求，以及当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等存在的困难，各级财政在能力范围内还可以继续加大补贴力度。

五是要强化保险的托底作用。当前部分地区农业保险最高赔付额只有360元每亩，相比逐年上涨的种粮成本，这样的赔付额度无法起到托底作用。下一步，要完善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，继续加强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，增加农业保险保障类型，进一步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，真正以农民为中心，最大程度保障农民种粮利益，稳定粮食生产。